



# 豪勇悲壯的辛棄疾

## ——兼談稼軒的一首〈摸魚兒〉

● 張垣鐸\*

蘇軾開創的「豪放詞派」，在當時並未能形成一股風潮，轉移時尚，鮮有人步其後塵，他的門人黃庭堅、晁補之、賀鑄，少有豪放詞作，至於秦觀，則被視為「婉約詞派」的名家，與柳永並稱「秦柳」。陳師道雖然極為推崇東坡詞，卻不認同東坡「以詩為詞」的創作精神，公開指出：

子瞻以詩為詞，如教坊雷大使之舞，雖極天下之工，要非本色。<sup>1</sup>

李清照也認為：

蘇子瞻學際天人，作為歌詞，直如酌蠡水於大海，然皆句讀不葺之詩爾。<sup>2</sup>

豪放詞的發展，很明顯地遭受了阻礙。直到「靖康之難」，金兵攻占汴京，徽宗、欽宗及王室宗臣三千餘人被俘北去，中原淪陷，北宋滅亡，康王趙構在河南商邱即位，是為高宗，改元建炎。高宗即位之初，任用李綱為相，宗澤為將，人人知勵，一時頗有中興氣象。可惜高宗生性怯懦，採納主和派黃潛善、汪伯彥的意見，執意南幸揚州，遷都臨安，甚至聽信秦檜讒言，一日內連降御前十二道金字牌，命岳飛班師回朝，且以「莫須有」罪名，殺害岳飛。高宗靦顏稱臣，與金議和，偏安江南。國仇未報，河山待復，經此巨變，人人扼腕，詞人普遍覺醒，詞壇瀰漫一股求新突破的氣象，

\* 張垣鐸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。

<sup>1</sup> 龍沐勛：《東坡樂府箋·東坡詞評》引，頁1。

<sup>2</sup> 徐北文主編：《李清照全集評注·詞論》，（濟南：濟南出版社），1993年12月，頁245。



紛紛以豪邁激昂，雄壯剛勁的高音，揭殲殺敵愛國的旗幟，投入豪放詞的行列，如岳飛、李綱、張元幹、張孝祥、辛棄疾、陸游、陳亮、劉過等人，他們繼承蘇軾的精神，開拓發揚豪放詞的境域。尤以辛棄疾最具代表性，進一步將詞散文化，大量驅使經、史、子、集的古文句語入詞，形成「以文為詞」的特色，宋·劉辰翁《須溪集·辛稼軒詞序》謂：

詞至東坡，傾蕩磊落，如詩如文，如天地奇觀，豈與群兒雌聲較工拙。然猶未至用經用史，牽雅頌入鄭衛也。自辛稼軒前，用一語如此者，必且掩口。及稼軒橫豎爛漫。乃如禪家棒喝，頭頭皆是；又如悲笳萬鼓，平生不平事並卮酒，但覺賓主酣暢，談不暇顧。詞至此亦足矣。<sup>3</sup>

清·吳衡照《蓮子居詞話》推崇稼軒詞靈活運用經、史、子、集，作為創作的材料，而沒有一點斧鑿痕跡，備見筆力之高妙：

辛稼軒別開天地，橫絕古今，論、孟、詩小序、左氏春秋、南華、離騷、史、漢、世說、選學、李、杜詩，拉雜運用，彌見其筆力之峭。<sup>4</sup>

現在簡要地介紹他的生平與二首春詞。

辛棄疾，(西元 1140-1207 年)，原字坦夫，後改字幼安，嘗謂「人生在世，當以力田為先」，自號稼軒居士，南宋山東濟南歷城人。出生時，山東已淪於金人之手。他幼承祖訓，富有民族思想，在淪陷區的山東親眼看到金人暴虐與百姓磨難，於是矢志南歸，共謀中興大業。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(西元 1161 年)，金海陵王完顏亮大舉南侵，進軍長江北岸，金人痛恨亮的暴虐無道，濫殺宗室，因此擁立其族弟為世宗，亮還師靖難。中原志士多趁機而起，稼軒糾合二千人投靠當時聚兵山東聲勢浩大的耿京，做箇掌書記，並勸僧義端來歸。一晚，義端竊印私奔金師，在耿京盛怒下，稼軒求得三日期限，縱馬急追，終於把義端逮住，義端求饒道：「我識君真相，乃青兕也，力能殺人，幸勿殺我」，然而稼軒還是把他殺了，從此，耿京更加信任他。明年正月，稟耿京之命，奉表歸宋，高宗勞師建康，召見嘉納之，授承務郎，天平節度掌書記，並以節使印告召京。當他滿懷興欣回到海州時，京已為張安國、邵進所殺投降金國去了

<sup>3</sup> 辛啟泰原輯、鄧廣銘校補：《稼軒詩文鈔存》附編二舊本序跋，(臺北：長安出版社)，1975 年 9 月，頁 2。

<sup>4</sup> 《詞話叢編》第七冊，頁 2359-2360。





。在無以復命的情況下，乃「赤手領五十騎，縛取於五萬眾之中，如挾鼯兔，束馬銜枚，由關西奏淮，至通晝夜不粒食，壯聲英概，儒士為之興起」，<sup>5</sup>朝廷授以江陰簽判。

孝宗乾道五年（西元 1169 年），辛棄疾在通判建康府任上，鑒於舉朝上下皆無恢復之意，認為南北分離之勢已成，加上國勢衰弱，不足以爭衡中原，乃毅然奏進〈美芹〉十篇，極言「和不可恃，應力修戰備」的道理。他分別從「審勢」、「察情」、「觀釁」、「自治」、「守淮」、「屯田」、「致勇」、「防微」、「久任」、「詳戰」十方面加以徹底地分析論述，期能革除舉朝「奢靡苟安」的心理，激發全民戰鬥意志，為抗金復國的大業而努力。

乾道六年（西元 1170 年），曾在采石磯大破金兵的虞允文當國，張敬夫、呂祖謙、周必大、范成大、陳同甫、陳君舉等正人君子又在朝為官，朝廷氣象為之一新，一洗柔靡泄沓之態，變得剛強有為，因此又激起孝宗銳意恢復的信心，自然想起那奉表南歸，名動公卿的辛棄疾。五月，棄疾奉召入對延和殿，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，持論勁直，不為迎合。又衡量主客觀因素，作〈九議〉獻給朝廷。〈九議〉內容包括：①恢復之道；②主氣；③論戰之道；④知彼己之長短；⑤兵謀；⑥論謀而後戰；⑦富國強兵；⑧建都；⑨論私戰不解則公戰廢等九種克敵致勝的策略。《宋史》本傳謂其「言逆順之理，消長之勢，技之長短，地之要害甚備」。但是這種備戰的議論，也因為人微言輕，並沒有被朝廷重視。

八年春，出知安徽滁州，到官之日，周視郭郭，整箇滁州城遍地荒墟，人民編茅藉葦，僑寄於瓦礫之場，行人稀少，市無雞豚，乃招撫流民，放寬征賦，屯田練兵，剏繁雄館招來四方遊客，又揭奠枕樓用作人民遊樂之所。不到幾個月，滁州已成亂世桃源，井邑清明，閭閻繁夥，商旅坌集，人情歡愉。

淳熙二年（西元 1175 年），茶寇賴文政為亂湖北，出沒湘、贛，官軍數為所敗，朝廷因新任江西提刑方師尹年老畏怯不敢之官，乃改以棄疾任之。閏九月，他計誘文政，殺之，定茶寇之亂，加封秘閣修撰，仍留江西

。此後二年奔波於湖北、江西任上。六年（西元 1179 年），改為湖南轉運副使，

<sup>5</sup> 參見《宋史·辛棄疾傳》，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），頁 4921-4923。洪邁：〈稼軒記〉，《稼軒詩文鈔存》附編一，頁 10。



兼湖南安撫。

辛棄疾接掌湖南後，發現其地南接兩廣，又與溪洞蠻獠毗連。往常因武備空虛，兵力單薄，以故盜賊層出不窮。乃力排眾議，奏創飛虎軍。但這種為國防大計的設想，也橫遭阻礙，致使孝宗連降御前金字牌以止之。棄疾不為所動，反而加緊行動，終於成立飛虎營，威震四方，雄冠諸軍，皇帝也為之讚歎不已。可是試想若非他超人的膽識和才略，恐怕南宋的史冊又要增添一名「莫須有」的冤魂了。

淳熙七年冬（西元 1180 年），辛棄疾差知隆興兼江西安撫。時江右大饑，他奉命救賑之。棄疾到任後，榜示各路要道：「閉糶者配，強糶者斬」，並舉有幹實者商借錢物，不取子錢，責領運糶。於是米糧傾進，其價自減，人民賴以為生。當時信守謝源明前來乞米求助，僚屬以自身難保，不許；棄疾則以為「均為赤子，皆王民也」，慨然分給他十分之三的米糧，而活人無數。這種「人飢己飢」精神，若非王者之才，怎能如此呢？

我們從辛棄疾出知滁州、平定茶寇，創建飛虎軍，以及救荒江右的偉績看來，在在都證明他實在是位政軍兩宜，文武雙全的大材。然而這只不過是牛刀小試，並非他中心的宿願。他要的是「舉頭西北浮雲，倚天萬里須長劍」（水龍吟），他想的是「挑燈看劍，吹角連營」、「八百里分麾下炙，五十絃翻塞外聲，沙場秋點兵。馬作的盧飛快，弓如霹靂弦驚。了卻君王天下事，贏得生前身後名」（破陣子）。然而朝廷一直未能重用他肩負起抗金復國的重責大任，只讓他在邊境四圍，不關緊要的位置上投閒晃蕩，那麼他中心的悲歌慷慨，抑鬱無聊，以及撫時感事的憂情，也就油然而生了。

淳熙九年（西元 1182 年），監察御史王藺向朝廷彈劾辛棄疾「用錢如泥砂，殺人如草芥」，以故落職回歸上饒，直到光宗紹熙二年（西元 1191 年）冬天，五十二歲時，才又出山，起任為福建提點刑獄。稼軒到福建就任後，本想積鏹五十萬緡，作為備安之用；又計畫造萬鎧、招強壯、被軍額、嚴訓練，把七閩之地變作金城湯池，無奈臺臣又彈劾他「旦夕望端坐閩王殿」而作罷，且又一次落職回家。他想起自二十三歲奉表南歸以來，三十四個年頭就在漂泊落魄中度過，報仇宿願一個也未償，功名利祿一個也未現，徒惹一身紅塵，滿頭花髮。「憂讒畏譏」之念不禁油然而生，「退隱思歸」的想法，也不知何時竟悄悄的萌發在這位英雄豪傑的心頭。





這樣又過了九年，直到嘉泰三年（西元 1203 年），因金人沿邊聚糧增戍，頗有啟釁的跡象，才被差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，冬，奉召赴臨安。明年，差知鎮江府，賜金帶。時程秘因事路過鎮江，特地前來拜訪。稼軒向他分析敵我雙方的形勢，又出示方尺之錦，上面記載的都是敵人軍隊的數目、部防的地點，以及將帥的名字。從這一點，我們更可知悉稼軒「身處江海，心存魏闕」，為國家操勞籌策的一片忠誠蓋忱的心意。也因此我們明白，他晚年所以再起，並不是純為迎合韓侂胄開邊邀功的漢奸心理在作祟，他實在有著滿腹經綸、北伐中原的計畫啊。對於韓侂胄的輕率躁進，他早在「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」一詞中，「隱憂事之不濟，故敘元嘉往事，以劉宋喻趙宋，諷諭當道，不可輕舉妄動」。<sup>6</sup>可惜韓侂胄已被私慾熏昏了頭，哪裏聽得進這番忠言呢？以致開禧二年（西元 1206 年）夏天，淮甸一役，大潰於金人之手，整個宋朝僅存的一點生氣，也就此蕩然無存。開禧三年（西元 1207 年）八月，宋、金和議決裂，韓侂胄銳意用兵，大有慷趙宋之慨，孤注一擲的用意。九月初六日，強任病危的稼軒為樞密都承旨，命他速赴行在稟命。可是稼軒等不到受命，初十這天，大呼「殺賊——殺——賊」數聲後，揮別了這個令他嚮往、忠愛，飄零、落拓，而又纏綿執著、憂心忡忡的危殆的祖國，結束了他多彩多姿，崎嶇顛盪的一生，留下那六百多首用血淚交織而成的詞篇，讓千秋萬世的人們為之慷慨悲歌，愴涼低迴不已。

我們都知道，辛棄疾是一世豪傑，「以氣節自負，以功業自許」（范開《稼軒詞·序》），「當弱宋末造，負管、樂之才，不能盡展其用，一腔忠憤，無處發洩」（見《詞苑萃編》卷五載梨莊語），致使他在昏君權臣的朝廷裡嘆道：「今歲花期消息定，只愁風雨無憑準」（蝶戀花）、「卻將萬字平戎策，換得東家種樹書」（鷓鴣天），無限的哀懼，一片的傷感，滿腹的無可奈何下，黯然地離開這個紅塵漫天，雲翻雨覆的社會。然而他並不埋怨，黃榦《勉齋集》上說：「恭維明公，以果毅之資，剛大之氣，真一世之雄也。而抑遏摧伏，不使得以盡其才。一旦有警，拔起於山谷之間，而委之以方面之寄。明公不以久閑為念，不以家事為懷，單車就道，風采凜然，已足以折衝於千里之外」。<sup>7</sup>如果他幸而能遇一賢君良相，那麼以他管、樂般的才幹，必能運籌策於帷幄之中，決勝負於千里之外，為大宋重開一頁嶄新的氣象，也不至於使後來的子孫淪為亡

<sup>6</sup> 鄭騫：《詞選》，（臺北：華岡出版部），1952年9月，頁101。

<sup>7</sup> 鄭騫：《辛稼軒年譜》附錄乙引，（臺北：華世出版社），1977年1月，頁169-170。



國奴了。無奈讒忌當道，所遇非人，竟使英雄毫無用武之地，甚且還要坐視國家橫遭狂風暴雨的侵襲，自己卻無力加以挽救匡扶。眼看得髀肉復生，髮已白，顏也衰，行將終老田圃，齎志以沒。那麼面對著祖國錦繡河山，想起那嗷嗷蒼生，他心中該哽塞著多少難以言宣的愁思呢？教他又如何甘心瞑目？這就是稼軒二十三歲奉表南歸以來，浮沈江左四十六年，整個忠愛家邦，抑鬱難伸，憂憤悲苦的心境所譜寫出來的一支豪勇悲壯的英雄之歌。試觀下列這首〈摸魚兒〉觀潮詞：<sup>8</sup>

**摸魚兒** 觀潮上葉丞相

辛稼軒

望飛來、半空鷗鷺，須臾動地鼙鼓。截江組練驅山去，鏖戰未收貔虎。朝又暮。

悄慣得、吳兒不怕蛟龍怒。風波平步。看紅旆驚飛，跳魚直上。蹙踏浪花舞。憑誰問，萬里長鯨吞吐，人間兒戲千弩。滔天力倦知何事，白馬素車東去。堪恨處：

人道是、屬鏤怨憤終千古。功名自誤。謾教得陶朱，五湖西子，一舸弄煙雨。

根據《宋史·葉衡傳》，葉衡於南宋孝宗淳熙元年（西元 1174 年）春，自建康被召入為執政，立即推薦辛棄疾慷慨有大略，召見遷倉部郎官。葉衡旋為右丞相，次年即罷相。因此，辛棄疾這首〈摸魚兒〉觀潮詞，當是淳熙元年秋天，他抵達臨安時所寫。凡人皆知，每年農曆八月十八日前後，是浙江錢塘江浪潮最壯觀的時候，人群爭睹；熟諳水性的弄潮兒，乘著木船，揮舞紅旗，在浪潮中穿梭自如，令人歎為觀止。稼軒這首詞一開頭就先聲奪人，接連以「鷗鷺凌空」、「鼙鼓動地」、「組練截江驅山」、「貔虎鏖戰未休」比況江潮倏然而來以及大潮猛漲時的聲勢，豪氣逼人。繼寫弄潮兒舞動紅旗，駕馭浪潮所展現出來的嫻熟絕技，或風波平步、或跳魚直上、或蹙踏浪花，簡直駭人耳目。

下片接連藉著三個與浙江或錢塘江潮相關的歷史典故，抒發對時局的不滿，對處境的艱危，以及對未來企望的茫然：（一）五代後梁錢武肅王為免良田遭殃，命千弩射潮，竟被視為兒戲。那麼自己與丞相葉衡力主抗金復宋，怕也要遭人奚落嘲諷了。（二）春秋伍子胥忠肝義膽，直言不諱，惹怒吳王夫差，慘被賜劍自刎；死後，化為錢塘

<sup>8</sup> 鄧廣銘：《增訂本稼軒詞編年箋注》，（臺北：華世出版社），1980年8月，頁33-34。





江湖。那麼自己忠義剛直猶有過之的執著，下場可知，不禁顫慄心寒。(三) 春秋范蠡匡輔勾踐復國，功成名遂後，與紅粉知己西施泛隱江湖，傳為美談。然則在舉朝苟和偏安的風習下，自己抗金復宋的壯志何時得以實現？何時才能功成身退、一償夙願？只覺茫然。詞愈寫愈窄，幾乎無地自容。讓原本飛揚激越的神采，都蒙上一層沈重的陰影，悲壯異常。

這一切都是稼軒「讒間抑遏」、「英雄失志」，所形塑出來的一種豪勇悲壯的詞風。

